

丘
复著

YUANFENGLOU ZAJI

愿丰楼杂记

丘其宪 丘允明 校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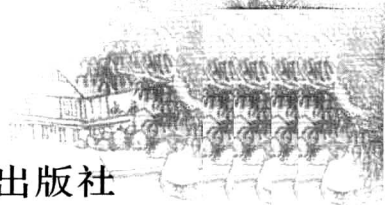
丘复著

YUANFENGLOU ZAJI

愿丰楼杂记

丘其宪 丘允明 校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愿丰楼杂记/(清)丘复著;丘其宪,丘允明校注.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11
ISBN 978-7-207-08485-9

I. 愿… II. ①丘…②丘…③丘… III. 随笔—作品集—
中国—清代 IV. I26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03312 号

责任编辑:朱佳新
封面设计:刘 鹏

愿丰楼杂记

Yuanfenglou Zaji

丘 复 著 丘其宪 丘允明校注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
邮 编 150008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电子邮箱 hljrmcbs@yeah.net
印 刷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5
字 数 455 千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7-08485-9/K · 1039
定 价 35.00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利、赵景波

《愿丰楼杂记》序

温祖荫

《愿丰楼杂记》系荷公仰屋著书的一部文集，凡十卷，二十餘万字。何以冠楼名呢？荷公在《自序》中说：“丰年有愿，夙存杜陵忧国之心。摘我闲愁，托之浪墨。”楼实际并不存在，只是作者的一种理想，也是他写作的初衷。

我国古代文人所作杂记、笔记、夜谈之类的文体甚多，较著名的有葛洪的《西京杂记》，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周密的《癸辛杂识》，张岱的《陶庵梦忆》，焦循的《雕菰楼集》等。这类文体没有一定的格式，不受题材限制，写作起来较随意自由，并可任意发挥自己见解、体会和感悟。集街谈巷议、道听途说于一炉。既可描绘世态、评说忠奸，亦可谈神说鬼；既能怡神消遣，亦作茶馀饭后谈资。它的价值是具有一定地方史料性、民俗性，甚至宣扬教化和伦理道德。正如荷公在《自序》中说的：“是非不谬于圣贤，诙谐并宜乎雅俗”。荷公继承了古代文人这种传统文体，在他抒写的 500 余事的杂记中，洋洋洒洒，百味俱陈，怀古论今，集异谈珍，嬉笑怒骂，痛快淋漓。

为了便于了解荷公这部著作，我把它分作六类，加以诠释。

一、历史类

荷公首先阐明的观点是民间传闻不等于历史。他在开篇《杨文广像之傅会》一文中，谈到上杭县民间流传杨文广征南蛮的事。在今旧县河上，有一金盔铁甲的石像，即为杨文广。他追赶蛮王至此，蛮王遁入龙蛟潭，他便在山崖上留像以镇之。荷公查阅了史书，认为这是讹传。北宋杨文广征南蛮在今广西，蛮王名叫侬智高，后由狄青剿灭。“安有蛮王逃入吾杭之理，且文广从狄青南征，后多官北边，足迹无由至杭矣。”因此，荷公认定杨文广和蛮王都没有到过上杭，这种传说十

分荒谬。

历代派至上杭当官的不少,但值得百姓怀念的却不多。清代上杭知县张润培是一个精明强干的人。他秉公执法,无私无畏,释放了被诬陷的葛某,惩治了鱼肉百姓、横行乡里的士绅、恶棍。荷公认为他是“锄暴安良,威德服人”的好官。他所以有此德政,全在于他有调查研究精神:“公于民间孰为善良,孰为强恶,无不了然于胸,一似有秘密札记者。故案情纵极离奇虚幻,俱莫能逃其洞察。”(《张公润培精明》)

另一进士出身的上杭县令王肇谦,也是一个勤政爱民、善得民心的好官。他的座右铭是“安良必先除暴”。他痛恨恶势力,剪除了蓝溪一恶霸,为民伸张了正义。咸丰年间,上杭县官程尚塙,在守护城池、抗击太平军围攻中,功不可没,受到民众拥戴。但清廷腐败,贤奸莫辨,因小节,尚塙竟获罪入狱,莫不令人唏嘘。

荷公对历史人物,褒贬有度,憎爱分明。对于好官,他极力加以褒扬。如他在《赖仙竹先生日记九则》中,赞扬上杭归隐太守赖仙竹,认为他“学术纯正,操行清廉,官工部主事二十年,出守肇庆。光复初,郡人极力留长民政,掉头不顾,弃官归杭。囊中仅三千元金,清介可知。”

荷公抨击的是贪官污吏。他在《官字两个口》一文中,记述了上杭县令洪思毓,性嗜酒,坐堂审事必先饮酒,大有灌夫置坐之风。断案时,他公开说:“官字两个口也,说得甲有理,也说得乙有理。”他要讼家出银一千,他便把案子断给他。更令人咋舌的是,他在公堂上用拈阄来断案。对此,荷公气愤地说:“官者能以法平民之不平也,无法理,无是非曲直,设官胡为?”这正是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白薯。

由于贪官不顾百姓死活,滥施淫威,引起民愤。荷公在《孙家良非死于贼》一文中,便记述了长汀知府孙家良,因平日酷贪,声名狼藉,百姓乘乱把他杀了。

明清之交,上杭来苏人张恩选(猪婆龙)者,是一个较为复杂的人物,他原为绿林头目,为害乡里。后降明,从明忠烈李职方抗清,奉隆武太子于王寿山。明亡后,他窜走平和,被乡人炮毙。荷公对他曾以惋惜口吻写道:“吾独惜恩选以枭雄之姿,其心未必甘于作贼,而招抚之于华玉,本非忠于国事者。”他的不幸在于职方过早殉难,如果“使汀州不亡,职方不死,从龙佐命,扈驾立功,不且勒勋竹帛,与王常马武比烈

哉？”后镇江何应祐奉宜春王至福圆山举事抗清，但张恩选并没有和他联合，这也证明了他“非忠于国事者”。关于张事迹记述的人颇多，且褒贬不一。荷公特写《猪婆龙始末》一文以记之。从而体现了他史识目光之睿智。

上杭平民出身的李宗政，是一个敢于跟豪强、官吏抗争的人物。他率众攻破县城，严惩了官吏。对这宗犯上作乱的案子，荷公探究其原因曰：“吾尝以民非甘为作乱，必有迫之使然者。势豪劣吏实铸乱之具，乱作而乱民受戮，而铸乱者无与焉，此势豪劣吏之所以敢于眦法也。”（《李宗政》）见解公允，合情入理。

荷公重教育,景仰孔子。民国初年,大学院明令废除孔庙祀典。对此,先生大有意见。他说:“在孔子如日月经天不可废,人虽欲自绝,何伤日月?”又说:“圣道广大,固不以一祀典兴废而轻重,但人心浇薄,士习嚣张,年代久远,习流忘本。”(《孔庭陪祀姓名录》)荷公主张要恢复孔庙祭典,并列举从祀诸子姓名。认为大学院发布的命令,是忘本之举。

此外,荷公对历代的贞女、节妇,亦有许多记载,宣扬了传统的儒家道德观念。其中有未婚守贞的,如《指腹为婚》、《罗练氏未婚守贞》、《许门刘贞妇》等。这些年轻女性均从一而终,虽未婚夫死,仍操守不另适。荷公评曰:“大节凜然,虽与日月争光,冰霜比洁可也。”另一类是记烈妇殉节的,如《烈妇》(卷六)。还有纪事奉翁姑至孝的,如《孝妇杨宝金》等。

荷公在写作历史类作品时,竭力要恢复历史本来面目,明辨是非曲直,还百姓一个公道。

二、地理类

荷公对上杭的山水情有独钟,记述了许多自然风貌,秀水名山。他认为上杭最为神秘的地方是梅花十八洞。该地系“豺虎蛇龙之所,窟穴深广莫测”(《梅花洞》),广袤大约四五十里,因岗峦起伏,星星点点,状类梅花,而得名。中都人明经,白砂庠士傅某,曾到那里做过开垦工作,但均因气候过于寒冷,种植困难,无果而终。

上杭县北六十里的圆通山，是一座名山。明清之交，九一和尚曾在此建宝刹，层楼备极弘壮。相传他是明进士，属遗民遁于禅者。他著有

《圆通山各咏》七律 36 首。荷公读后,认为他“非寻常游衲,盖亦一奇人矣。”为此,他特地写《九一和尚》一文,称赞他开辟圆通山功迹和文才。

上杭城西北有上圆山(即今西普陀),林木苍郁,古树盘根错节,溪谷深邃,涧水哗哗。现已辟为国家森林公园。荷公写《香林上人》一文,讲述上圆山为明代香林法师所开辟,香火曾鼎盛一时。在民间有许多关于香林法师的传说。荷公对其甚是景仰。

上杭古田吴地有名山马头山,明崇祯年间,至道禅师在此修炼,关于他的里籍,志书说法不一,荷公特写《至道禅师》一文,以辨白。

汀江流经上杭至永定峰市,河床变窄,水急滩险,怪石另峭,浪花如棉,故称棉花滩。又因此地有双峰之胜,称峰市。上流运来货物到此,舟不能驶,必须肩挑背扛至岸上,再换舟以达潮汕。这给航运带来很大不便。荷公在《萨上将义行》一文中,讲述福建海军上将萨镇冰,见此情景,慷慨解囊,贡献九千金,用作炸平险滩费用。荷公对萨上将造福于民义举,赞誉有加。

上杭庐丰云龙山下有燕子岩,长汀宝珠峰下亦有燕子岩,前者荷公不曾去游。后者他曾偕同省议会同事张粹庵去游过,描述了岩内漆黑,秉炬而行,蝙蝠乱扑的情景。此外,他还游过龙岩的龙硿洞和武平岩前的狮岩。

荷公对古田县枯木庵甚为欣赏,庵在雪峰寺侧,甚为奇特,它建在树腹内,外面是一巨木,大十围,枝叶尽落,但根本不朽,若小屋。庵内外镌刻甚多,以唐代“王大王碑”最古,王大王即闽王王审知也。荷公特写《树腹碑》一文,以记之。

荷公不曾到过欧洲,也许他出于传播知识的需要,写了《世界最小国里登斯坦》一文。里登斯坦今译为列支敦斯登,是阿尔卑斯山中的一个国家,以发行邮票为其国家财政收入,有“邮票王国”之称。荷公记录该国地理山川和人口。这地方我曾到过,乘车 30 分钟便可横穿该国。我曾写诗曰:“阿尔卑斯小国家,峰峦夹峙日光斜;大宗产物唯邮票,秀美山川溢翠华。”

三、民俗类

可分生活习俗和信仰习俗,荷公对后者描写较多,并暴露其迷信成

分。上杭民间流行金蚕一说(俗称瓜鬼),据传在五月端午节,采集一百条虫,放在瓦缸内,让其互相蚕食,剩下最后一条虫,便是金蚕。供奉它,便能发财致富,并让别人生病(尤其是肚子痛)。群众对此深恶痛绝之,若怀疑谁养了金蚕,便群起而攻之,轻则吊打,重则推入深潭溺毙。荷公在《金蚕》一文中,记述一个叫丘甲的人,买牛肉吃了腹痛,疑屠牛家养了金蚕,集众闹其家。后经诊治,丘甲并非中毒,服一剂药而痊愈。对此,荷公认为金蚕说是不可信的,“乡愚无知,动辄以此诬人,……见有白手起家者,辄目为畜金蚕,疑心一生,邪气乘之,杯弓蛇影,俱能病人,旁观又从而傅会之。此乡俗所以多事也。”

上杭民间亦流行扶乩迷信,用簸箕盛沙或灰,柳枝为笔,令两童子扛之。又有悬之梁间者,焚符咒后乩笔自动书写,问医、问卜,均显于沙盘,甚至还能书写诗词、对联。荷公在《扶乩不足信》一文中,认为这全是假托,沙盘出诗词,是事先请人拟就的,“盖乩笔纵横驰骤,半由人意造”。但为什么人们有病不去求医,反而去求扶乩呢?荷公认为主要是病家无力上医院,不得不取信于神,“于是乩盘之药方、北极楼之药签,遂盛行于时。欲从而禁之,必倡设平民医院,施诊助药而后可。”(《萧秉文谢绝扶乩》)

看风水也是民间流行的习俗,荷公写《翻棺地》、《赖牛牯》两篇加以揭发。赖牛牯自称“精堪舆术”,其同年肖某,屡试不第。赖牛牯要他把门前地锄低三尺,便可得中。肖依其言,请人把门坪锄低三尺。结果,肖还未得中便谢世了。荷公认为风水之说最能惑人,也最能害人。“一般迷信之徒举一切盛衰、兴绝以及贫富、贵贱、强弱、寿夭皆归诸风水,于是谋夺霸占,无恶不作,讼案且十居八九矣。”(《翻棺地》)

上杭民间还流行“伏三姑”,三姑者即紫姑神。每年中秋之夜,在月下设香案,请三姑神,令妇人伏案上,能召死者魂来,讲述其阴间之事。一村姬之子,因贪食鸦片毙命,她思儿心切,伏三姑以问之。须臾,其子魂来诉说阴间苦处,他每天都要挑水三千担,去浇鸦片烟苗。老姬大哭。适荷公父朗山经过此地,详加盘问,“三姑”则缄默,无以对。荷公引其父言曰:“此乃巧妇所以欺骗愚人者,乡中宜厉禁之。”(《伏三姑》)

荷公描写生活习俗的文章,有描写福建少数民族传统生活的《畲

民》(卷二),写汀州传统造纸工艺的《汀属造纸法》(卷四),描写民间捕鸬鹚的《鸬鹚淫妒》(卷七),描写捕野鸭及用团粉捕鱼的《南日捕野鸭》、《南日团粉捕鱼》(卷七)等。

四、艺文类

荷公记述闽西一带文人墨客佚闻、趣事甚多。有上杭画家新罗山人(卷三),汀州画家李森(卷三)、郑珏(卷五),宁化画家黄慎(卷五)。他们工于绘画,又能诗。故荷公曰:“盖古之善画者,无不工诗;其不能诗者,其画亦必落俗”。(《汀州画家李森》)

上杭人刘鳌石著有《天潮阁集》。荷公盛赞其《广送穷文》一篇,认为这篇文字“始出于谐,终归于正。固穷守义信,宇宙间大文也。”(《送穷文》)。宁化文人李寒支著有《狗马史记》和《物感》。他以畜牲来讽刺世人,荷公认为他写得很有意思,转引了其中十一篇寓言。清代文网甚严,寒支生前秘不敢示人,即使出版了,到乾隆朝亦必遭焚毁。民国六年,《物感》经荷公校订,才得以出版。

丘逢甲为台湾爱国诗人,与荷公交厚,多有诗文往来。荷公父朗山丧,逢甲曾为其写墓志铭。荷公在《仓海君铭先子墓》一文中,记录了此事,并抄录了这篇铭文,“以志不忘,且使世人得知先子梗概焉”。

明代理学家王阳明(守仁)带兵征讨漳州时,曾驻扎上杭县城。时值久旱不雨,百姓苦不堪言。王阳明便在其驻地行台祈雨,大雨骤至,王作《喜雨诗》三首。上杭百姓感激他,在他行台建“时雨堂”和“阳明祠”,其门联为“王师若时雨,公德如日星”。荷公特此写《时雨堂》一文以记之。他还为“时雨堂”写过两幅长联。其中一联云:“当年节钺遥临,愧此邦僻陋寡文,无人负笈从游,升堂商榷良知学;异代流风未沫,抚残碑英灵在在,多士执鞭歆慕,把酒高吟喜雨诗。”

荷公博览群书,他在《自序》中说:“读书有味,乘龙睡而探珠;下笔有声,疾蚕饥之食叶。”他的阅读的确很广泛,在《愿丰楼杂记》中,他引述的书目不下百余种,许多书一般人是很难读到的。如《私记》、《贵耳集》、《鹤林玉露》、《挥麈新话》、《韩江闻见录》、《胡埂杂记》、《朝野僉载》、《益州耆旧传》、《名士传》、《钩玄》、《洞微志》、《盛事美谈》等。他在披阅这些书籍后,引出了许多话题,记录了许多怪异的事。如他从《水经注》、《神异传》、《旧唐书》等书的记载,写作了《僵尸》、《歌哭崩

城》、《儿啼腹中》、《石狮城门流血》、《豢虎耕田》、《扬子琳妖术》等文。

同时，荷公根据书籍记载的笑料，写作了《竹片款客》、《牢守锁匙》、《墓碑塾师》、《巴掌不及北京》、《罗枝南滑稽》等文。同时，他也受书籍启发，自撰了《念庐谑谈》一帙，共 34 则笑料。这些作品既具趣味性，也富现实性；既有讽刺戏谑，也有针砭警戒，寓庄于谐，耐人寻味。

除写作笑话外，荷公还写作一批寓言，收在《卷七》中，计 16 则。这些寓言言简意赅，饱含哲理，可读性强。如《养子女不教如猪牛》，民谚云：“养子不教如养牛，养女不教如养猪。”牛言其蠢，猪则可卖钱也。荷公曰：“然牛虽蠢，尚能为主耕田。吾见人家子弟，祖先遗田而不能耕，骄奢淫佚，口食山崩。”因此，广积金钱是造孽之资。以牛相比，其不及远矣。至于养女一说在于婚姻制度。荷公指出：“至若婚姻制度不改良，视同买卖品，比诸养猪，良然。”荷公在另一篇《猪》文中又说：“世俗目人老实，为人卖弄而欺骗者，曰‘猪’”，“猪虽任人宰割，临歃血时尚作大声哀鸣”。而“贪官污吏，势豪土霸，直视良民为鱼肉。夫视同鱼肉，则并大声哀号而不能，其视猪之任人宰割为更甚矣。”鞭斥透澈，大义凛然。

对联是我国人民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形式，它遍及城乡的建筑。荷公收集了一些含义深刻，富有韵味的好联，收入《卷五》中，包括祠联、亭联、庙联、坛联、戏台联等。他喜欢的对联有上杭安乡桥的亭联：“半壁茅亭曾话别，一溪萍水又相逢。”荷公评曰：“语甚飘逸，字亦秀健，辄识之不能忘。”（《邻乡亭联》）又上杭白砂太保庙联：“溪声驰万马，桥影落双虹。”荷公又认为此联“写尽兹亭景象”。又上杭安乡与茶地间有亭联云：“到此来适逢茶地，从兹去便是安乡。”荷公称赞说：“以两地作对，妙极自然。”

此外，荷公还写了字词考据和客家方言古韵的文章。如《鞞鼓》、《跨灶》、《一窍不通》、《欢、张、筮之称》、《方言竹器古语》、《方言古雅》等篇。还有一些文章，荷公记述了中华技艺，有变戏法、吹奏弹唱及微雕等，见《胡半仙》、《龙湖绝技》、《黎子杰雕刻》等篇。

五、稗说类

上杭民间流行谈鬼说妖，荷公记录这方面传闻甚多，收在卷一、卷四和卷六中。荷公在《自序》中坦言，他是“有闻必录，志怪等诸齐谐”。

他写作了《覘工》、《买旧坟见鬼》、《旧坟鬼之凶恶》、《淫孽根》、《杨美清弟妇作祟》、《轻薄遇鬼》等。他在《鬼迷人先迷心》一文中谈到，杭俗家有病人，疑为鬼物作祟，具三牲米板向三叉路上送之（俗称“送煞”），鬼得饱食，病自愈。有一郑姓小贩，出外经商，途中腹肌难耐。遇一鬼说可领他去饱餐一顿，便把他带到送煞人处。郑某见热气腾腾米板，伸手去抓。送煞人见人手，大呼“有鬼，有鬼！”相惊奔命。而鬼则匿形，人不可见也。

但有时鬼亦被人欺，某甲去赴太拔墟，由于天热，坐在溪边石上濯足。濯毕，脚被物牵住，不能起。某甲知有鬼，便大声说：“快哉，不若解衣下浴，俾全身都凉，岂不更好。”鬼信其真，便松手。某甲提脚起曰：“水鬼，汝亦被给乎，吾今归家矣。”便扬长而去。《鬼被人欺》是一篇很好的不怕鬼的故事。

荷公另一篇《鬼孝子》文，说的是武平一蓝姓者，一次狩猎时，误中枪子毙命。然蓝某性至孝，家有老母，常归来为母搬柴运米，人称“鬼孝子”。荷公感慨地说：“世之生而不知孝养父母者，真生不若死矣。”

上杭民间亦流行讨债还债之说，即前生所欠债务，来生理应偿还。荷公写《转生召债还债》一篇，记述了许多这类异闻。上杭黄潭某甲之子，久病缠绵，所费甚巨，家人苦之。某甲便对其子曰：“汝如索债而来，债完便速去。”其子举拇指与食指张之，某甲问曰还欠“八元乎”？其子点首。某甲为他购棺木一具，价值八元，送到病子榻前，其子一瞥而气绝。上杭民间骂人有“讨债鬼”一词，即指这类事。又大埔青溪一农民养一母猪，数年内生息达几千元。一夕，农民梦见有人向他辞行，说我欠你的债现已偿清，将去。第二天，农民起视，见母猪已死。对此，荷公解释并评论说：“夫阴阳之理，微妙难知，有谓由病者神经昏乱所致，有谓由传者转相附会。究之欠债还债，理所当然。今日凭仗势力行使欺诈，欠债不还，怨气所钟，郁而为厉，阴阳一气，有感斯应。佛家因果与儒家福善祸淫之说，固同一理也。”（《转生召债还债》）

至于妖孽，荷公记《桃树妖》一篇最为奇特。蔡生年十六延师于塾，清明节老师同学均回家。蔡生在塾中见两个美貌少女，他与其中一红衣女有私，夜夜相伴，日渐消瘦。一日，塾师乘生外出，查其房，得二片桃叶，掷之于庭。生归，觅物不见，大愕。是夜二女至，陡然色变，拷

打生。原来女子送给生的是一双绣花鞋,极精致。后被塾师掷之于庭(即二片桃叶),故桃妖怒,责生不珍爱是物。是一篇很好的神话传说。

上杭民间迷信生辰八字。荷公却不以为然,他在《同生异趣》一文中说,北宋时,蔡京生庆历之丁亥。大观改元,岁复丁亥,商家郑氏于正月五日亥时生一子,岁月日時适与蔡京合,其家大喜,谓且必贵时人。可是,蔡京官至宰相,而郑子却没有出息,吃喝嫖赌样样精通,最后,醉酒溺水而亡。长汀康中书与木匠张某,同住水东街,两人也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一则短命,一则寿长。这样的事“八字宁足信乎?”荷公宣扬了科学的唯物观。

对于闾巷传闻,祸福之说,荷公并不苟同,他极力去澄清事实真相,着力辟谣。江西会昌乡间有人传播一种恶虫,专食仓谷,其形大如蚕。数十斛谷子只要一二日均被它吃尽。这说法越传越广,但谁也没有见过此虫。荷公在《谷虫之讹传》一文中,揭发说这是好事者,以讹传谣惑愚民。他写诗曰:“漫说岁星缠恶煞,谣传世界降妖仙”,即指此。有一年,上杭疟疾盛行,乡民谣传“霜降遇重阳,十家九家亡”。刚好,当年九月九日交霜降,于是各村纷纷将重阳节改前一天过。荷公感慨地说:“祸福之说最易惑人,谣言一起一似,不避则立,受祸者,百口亦不能解其惑。”这也是先辈救国先救愚的道理。

稗说流行与迷信思想、宗教信仰、文化落后密切相关。因此,它在旧社会会不胫而走。今日社会进步了,科学知识得到普及,稗说之类也失去了滋生之地,虽不能说完全绝迹,但今后会越来越少了,这是不争的事实。荷公在那个时代,有此见地,说明他的头脑十分清醒,具有唯物主义的思想。

六、世态类

社会是复杂多样的,世态亦五花八门。这里所指的世态是指人生崎岖,社会险恶,世态炎凉。旧社会黑暗之一,是谋财害命的事层出不穷,人民的生命财产得不到保障。永定陈某在南昌经商,乘船返家时,船夫见他带有金表,疑为大贾,把他推入河中溺毙。上杭迴龙人,在县城买纸花边(银圆)数百,夜宿逆旅时,被人看见,疑为真银圆。侵晓,被杀于途(《纸花边害命》)。在那混乱时代,不仅男人行此勾当,妇女也不例外。永定高陂有一对夫妇从南洋回国。妇先行,遇四劫妇,首饰

钱物被洗劫一空,还用镰刀把她杀死,抛尸于河。(《四妇劫杀一妇》)

旧社会因奸情而杀人的也甚多。武平高梧一药店伙计,与店主女私通,被店主发觉,逐去。伙计怀恨在心,用毒药把店主毒死(《高梧药店毒杀案》)。浙江某知县有一恶仆,他与知县妾私通,合谋杀了知县,并投其子于火中。当时该知县,正要去上任。这恶仆便携妾冒名顶替前往(《奴欺主》)。更为残暴的是上杭白砂袁叙卿一家被杀案。据传叙卿与族人袁林宗亲属有私,袁林宗图谋报复,屠杀其满门,连叙卿媳有孕在身,亦不放过(《五尸六命》)。

旧社会更令人发指的是土匪横行,打家劫舍。荷公在《人肉贱于猪肉》一文中,记录了广东东莞土匪,当清明节时,匿伏山中,将扫墓者尽行掳去。然后论斤计价,每十斤三元,限其家人五天取赎,逾期不赎,涨价十倍。真是无恶不作,无奇不有,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俗云“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但一些伤天害理的事，却得不到报应。人民冤屈无处申诉，便祈盼幽冥之力，仰仗鬼神的报应。荷公写了《鬼报应》、《武平东流朱某》，讲述的正是这事。武平东流朱某与友合资经商，获万金。买舟归家时，其友把他推入洞庭湖淹毙，佯惊朱自行落水，舟人不疑。朱友归家后，买良田，建大厦，过起富家翁的日子来。后来，朱魂寻至，闹得他鸡犬不宁，卒致家破人亡。

旧社会黑暗之二，是官场腐败，卖官鬻爵，知法犯法。科场、监狱、法场均成为营私舞弊之所。荷公在《檀斗生卖秀才》一文中，记叙贪官檀斗生临汀考试时，公开收银卖秀才。其门庭若市，穿草鞋、负包袱者亦可直入其学室。永定县某乡考取文庠十人，武庠九人，有“十文八假货，九武半真才”的传闻。甚至科举已停，檀还在发卖功名。粤东督学徐花农，每到一处必搜罗书画碑帖，实借此纳贿。他喜欢幼年美貌学童，因此入学者均以“衣冠鲜丽，相貌堂皇”闻名。他向考试生员收取贿赂，有人在试卷中夹一张百金汇票，因而得中。

监狱中犯人要想逃脱,亦可行贿。有一种梟桀,督抚藩臬衙门均其爪牙耳目。工于作伪,能用水磨法改易文书,以真名换假托,假托填真名,以释放犯人(《逃犯卖猪仔》)。更加胆大妄为的是法场上把真凶放掉,让替死鬼顶扛,这叫“李代桃僵”。荷公在《决犯换替之弊》一文中,揭发说:“遇有权力之犯人应斩决者,先期运动看守监犯之夫役,或用

金钱买替，或用魔术拐骗，昏夜易替，黎明前解至法场，匆匆斩决，不及辨别。”

旧社会黑暗之三，是佛门秽闻。上杭紫金山一斋匪游某，原为一撑渡艚公。后入紫金山，铸盖天古佛。以敛财、奸淫妇女为目的，欺骗了许多妇女入山烧香，均被其奸骗（《撑渡斋棍》）。又上杭清源山，有斋公瑞标者，与妇女香客结为姊妹，“暑天裸体列坐，摇扇纳凉，如杨国忠之肉屏风。”荷公评曰：“无赖之徒借佛谋生，行其奸恶。佛门净土反为藏污纳垢之地矣！”（《斋公瑞标之犯戒》）

综上所述，荷公描写和记录的是逝去的岁月。他以“杜陵忧国之心”，憎爱分明的观点，高风亮节的精神，务实求真的态度，为我们提供了一份丰富的地方史料，增广了我们的见识，提高鉴别丑美恶善的能力。从中我们了解了乡俗民情、山川风物，认识了旧社会的黑暗、官场腐败、兵匪横行、豪绅霸道、民不聊生的惨状，从而使我们更加热爱今天美好的生活，把国家建设得更加繁荣和富强，社会更加和谐安定，让荷公追求的“丰年有愿”的理想更加完美的实现。

在发扬和挖掘民族文化遗产的今天，我们珍视《愿丰楼杂记》这份宝贵的遗产，理应付梓出版，让世代传承下去，让广大群众有幸赏识它。

2007年冬月于福州兰庭新天地

目 录

《愿丰楼杂记》序	温祖荫 (1)
自序	(1)
卷一	(4)
一、杨文广像之傅会	(4)
二、叶坑蛟窟	(5)
三、覲工	(5)
四、离魂	(6)
五、周志琼尸解之伪	(7)
六、撑渡斋棍	(8)
七、斋公瑞标之犯戒	(8)
八、温氏女食斋被拐	(10)
九、傅解元任侠	(10)
十、瑞金令刘某	(12)
十一、麒麟山古棺	(13)
十二、平冈寨妖异	(14)
十三、雷击二事	(14)
十四、永定司徒公神明	(15)
十五、鄱阳令拘树神断	(16)
十六、菰毒	(18)
十七、菜牛	(18)
十八、大黄茶二事	(19)
十九、砒霜代鸦片	(20)
二十、梦中觉	(20)
二十一、觉中梦	(21)
二十二、牛肚中结晶	(22)
二十三、爱钱不爱命	(23)

二十四、田厚传被诈	(23)
二十五、孙侯入梦	(24)
二十六、赌摊之害	(25)
二十七、谷虫之讹传	(26)
二十八、彩舆错	(27)
二十九、还债猪	(28)
三十、上大人驱痢鬼	(28)
三十一、挥砚逐溺鬼	(29)
三十二、跌死老马	(29)
三十三、官字两个口	(31)
三十四、朱邑侯给犯人	(32)
三十五、逃犯卖猪仔	(33)
三十六、高梧药店毒杀案	(35)
三十七、雷击忍人	(38)
三十八、徐元治	(38)
三十九、两夫子	(40)
四十、教书子	(41)
四十一、奴欺主	(42)
四十二、触讳遭辱	(43)
四十三、汀城出蛟	(43)
四十四、五尸六命	(44)
卷二	(46)
一、戒胡涂	(46)
二、记忠义孝弟祠	(46)
三、刘继庄生平	(47)
四、王升、周维庆	(49)
五、鞞鼓	(50)
六、跨灶	(51)
七、诉讼费	(51)
八、贺公禁赌	(52)
九、刘牧三不禁	(53)
十、刘牧判田塍案	(54)
十一、六雀逐一雀案	(55)

十二、送逆子笑话二事	(55)
十三、书呆官二事	(56)
十四、江西虾蟆故事	(57)
十五、树鱼漆鸭	(57)
十六、扶乩不足信	(58)
十七、嚼虱	(59)
十八、欢、张、笪之称	(59)
十九、方言竹器古语	(60)
二十、竹片款客	(61)
二十一、雷击有字	(62)
二十二、蓝星垣先生轶事	(63)
二十三、豫知死期二事	(64)
二十四、迫迁	(65)
二十五、丁中丞监临除弊	(66)
二十六、朱文正禁淫祀	(66)
二十七、吴藩司禁淫祀	(67)
二十八、莆田文物之盛	(68)
二十九、凉笠鞋屐	(70)
三十、畲民	(70)
三十一、番薯	(71)
三十二、杭城童谣雷兆	(72)
三十三、榕城之称	(72)
三十四、李比部四丙申死	(73)
三十五、四妇劫杀一妇	(74)
三十六、牢守锁匙	(74)
三十七、陈公喝止泡泉	(75)
三十八、东坡莲花砚	(76)
三十九、铜雀台瓦砚	(77)
四十、孝陵瓦砚	(78)
四十一、蛇异	(78)
四十二、练堂公有二弟	(79)
四十三、方言古雅	(80)
四十四、酸果	(81)